

植物学通信

LETTERS ON THE ELEMENTS OF BOTANY

[法] 让-雅克·卢梭 著
熊姣 译

因为我知道，
世界上没有哪项研究比植物学研究更适合

植物学通信

〔法〕让·雅克·卢梭 著
熊姣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植物学通信 / (法) 卢梭 (Rousseau, J.) 著 ; 熊姣译.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
(沙发图书馆·博物志丛书)

ISBN 978-7-301-18191-1

I. ①植… II. ①卢… ②熊… III. ①植物—普及读物 IV. ①Q9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6570 号

书 名: 植物学通信

著 作 者: [法] 让-雅克·卢梭 著 熊姣 译

责任编辑: 吴 敏

装帧设计: 北京河上视觉传达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191-1/G · 300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sofabook@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6 开本 10.25 印张 2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基础”通信中的植物学知识提要

第一封信: 植物学真正的用处——了解植物结构而非仅知其名的重要性——一株植物的组成部分——对生殖/结实系统的阐释——花的组成部分: 花冠、雌蕊和雄蕊, 以百合花为例——百合科植物的特征——植物学: 一门注重观察和事实的学问。

第二封信: 植物学考察中须避开重瓣花——以桂竹香为例, 对十字花科植物进行剖析——分为两类: 具长角果的和具短角果的——小型花需借助放大镜进行观察——植物学研究中的其他工具。

第三封信: 植物学知识应从大自然而非书本中得来——对豌豆花的剖析——整齐花和不整齐花——豆科或蝶形花科植物的结实过程所受到的保护。

第四封信: 十字花科植物花中的两根雄蕊何以比其他四根短——位于花丝基部的腺体——唇形花——对短柄野芝麻的剖析——玄参科植物的花(以金鱼草和柳穿鱼为例)——玄参科与唇形科之间的比较——区分两者的真正途径。

目 录

“基础”通信中的植物学知识提要 / I

导言 /001

第一封信 /017

第二封信 /026

第三封信 / 033

第四封信 / 043

第五封信 /052

第六封信 /069

第七封信 /084

第八封信 / 092

通信续篇 /102

通信续篇二 /106

通信续篇三 /109

植物学术语词典注解 /112

雷杜德插图表 /151

参考书目 /153

译后记 /155



Roussaea simplex

导言

PII 1878年春天,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卧病一冬后,头脑暂时恢复清醒,与此同时也恢复了童年时代对植物的热情。他给书商埃利斯(F.S.Ellis)写了一张带有命令口吻的便条:

请马上让你在巴黎的代理商搜寻1805年的彩图版卢梭《植物学》,不惜任何代价,寻找当时出版的所有副本,并把能弄到的全部买下来。

尽管代理商很可能竭力去找了,但他们一本也没找到。埃利斯可能已经在暗笑罗斯金此举过于乐观,因为在1878年,他所要的这本书早已从拍卖行消失,藏到学术机构和私人收藏家的陈列柜中去了。事实上,这本图书早已被视为花卉和图书鉴赏家的收藏对象,以至于1805年在短短几周后就出了第二版,随后在1821年,仍采用原版雕版插图,第三版精装面世(直至今日仍堪称罕见)。目前的版本大体上是翻印第三版。

原因之一是源于时代敏感性。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植物学风行一时:在我们的“后爱因斯坦时代”,勇于探索的业余人士沉迷于类星体和大爆炸;而在后林奈时代,业余人士们

热衷于雄蕊和雌蕊。实际上,说“热衷”几乎还不足以形容,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植物学简直成了一门新宗教:对当地所有植物的喜爱,仪式性的远足,前往邱园(Kew Garden)或巴黎植物园(Jardin des Plantes)朝圣,以及咒语一般地运用拉丁语种属名,这些都是标志性的。政客、公爵夫人、女才子以及无数普通市民都在制作标本册。财富滚滚流向异域植物:约瑟芬·波拿巴(Joséphine Bonaparte)逝世时欠下两百万法郎的债务,主要出于她对马尔梅松(Malmaison)¹那些植物的痴迷。

追忆那场逝去了的散发着馥郁芬芳的狂热,能给这本书增添许多意趣。不过,一种时代精神,当然不可能自动幻化为一部精美的花卉图册,因此,读者也应当记住,其中凝聚了让-雅克·卢梭、皮埃尔-约瑟夫·勒杜泰(Pierre-Joseph Redouté)以及一群雕刻家和印刷工人的卓越贡献。

1 马尔梅松城堡位于巴黎郊外,是拿破仑和王后约瑟芬的居住地。约瑟芬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宏伟的玫瑰园。据传园中种植三万株玫瑰,几乎包括世界各地珍贵品种。出于对她这一爱好的敬意,英法海战期间,两国停战以便运送玫瑰给约瑟芬的船只通过。——译注

孤独的散步者

在《忏悔录》(*Confessions*)中,卢梭声称他本来有可能成为一名伟大的植物学家:“因为我知道,世界上没有哪项研究比植物学研究更适合我天然的品味。”早在1738年,他刚26岁,还住在尚贝里(Chambéry)附近乡村的时候,就被一个远途跋涉采集药草归来的熟人“眼目中的满足之情”所蛊惑。但在接踵而至的巴黎岁月中,音乐、政治以及风流韵事占据了他的生活;此外还有与伏尔泰(Voltaire)、狄德罗(Diderot)和格里姆(Grimm)紧张激烈的关系;以及写作《新爱洛伊斯》(*La Nouvelle Héloïse*)、《社会契约论》(*Le Contrat social*)和《爱弥儿》(*Emile*);最后则是畏惧警察登门的长期恐惧。当卢梭最终选择植物学时,他已经是一个年过半百而且神经质的被追踪者,他一心只想逃离任何事、任何人,甚至包括他自己。

1762年,卢梭的《爱弥儿》遭到巴黎最高法院封禁,他本人也面临被监禁的威胁。他逃亡到自己的出生地瑞士,在伊佛东(Yverdon)寻求庇护,此处当时在伯尔尼控制之下。一个月后,卢梭遭到伯尔尼当局的驱逐,北迁至纳沙泰尔(Neuchâtel)境内,在莫蒂埃(Motiers)安身。在那里他很快开始有规律地从事植物学研究。在1764年的一封信中,他问及近期一本植物图书的信息,并且附上了少许谦恭:

我将非常乐意为这本图书出资,因为,就像一个真正返老还童的人一样,我正极力试图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的情况下学习植物学。依靠这种研究的帮助,在这个植物种类如此丰富的乡村里,我孤寂的漫步将会趣味盎然。

显然,他很快弄到了他所需要的那些图书,他的谦恭或许是假装出来的,因为在这一时期前后,他转向了百科全书派,开始策划一本《植物学常用术语词典》(*Dictionnaire des termes d'usage en botanique*)。

尽管这项计划最终被放弃了,但是完整的“导言”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绝好的图景,使我们得以看到启蒙时期一位沉迷于方法论的学者的形象。他从对“纯粹科学”的诉求开始说起:

植物学最大的不幸,是一开始就被视为草药学的分支。结果导致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发现或想象植物的药性上,而忽视了有关植物本身的知识。

他告诉我们,在中世纪落下帷幕时,紧随这第一个不幸之后还有另一个,即“本本主义”:“人们不再从大地上,而是从普林尼(Pliny)和迪奥斯科里德斯(Dioscorides)的书里学习植物。”不过到最后,富于探险精神的人们开始“寻

P13 找、观察和推测”，并发现自己面临着命名的问题——这正是卢梭想要论述的。他回顾了18世纪上半叶仍在使用的一些命名系统，并哀叹其冗繁沉闷以及在教育上产生的坏影响。

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沮丧、更荒诞可笑的了：当一个女人，或者那些女人气十足的男子中的某一位，问你花园里一种植物或是一朵花叫什么名字时，你必须吐出一串咒语一般的拉丁词语，以此来作答。这样一套学究气的系统，足以让这些头脑浅薄的人对一项迷人的研究望而却步。

然而救治之方很简单。作者已经表达了对林奈所提出那套相对简单的命名系统的强烈赞同。林奈的巨著《植物种志》(*Species Plantarum*)已于1753年出版，其中包含了对近六千多种来自不同气候环境的物种所作的描述：

最后，林奈先生充分考虑了性系统以及在这一系统启发下产生的大量观念，制定出一个从总体上重新进行排序的方案：这是一项许多人都认为势在必行但却无人敢于承担的工作。林奈不仅制定了方案，他还亲自予以施行……在完成这项工作的过程中，他必须创造一门可以说是全新的植物学语言。

卢梭总结道，这样一种语言对于植物学研究来说，就如同代数之于几何学一样重要。

一系列的灾难打断了他的词典编撰计划。他遭到来自一本匿名小册子的攻击（其实是伏尔泰写的）；他的《山中来信》(*lettres écrites de la montagne*)在日内瓦引起公众的强烈抗议。莫蒂埃的新教牧师开始对他充满敌意。1765年夏天，他的房子遭到肆意破坏。¹ 9月，他带着既是管家又是伴侣的前洗衣女工泰雷扎·勒瓦瑟(Thérèse Levasseur)，退隐到碧茵纳湖中心的圣皮埃尔(Saint-Pierre)小岛上；在那里，正如《忏悔录》中最富浪漫色彩的章节之一所提到的那样，他在林奈以及当地植物的安慰下快乐地度过了六个礼拜：

我把整座岛屿当作我的植物园，无论何时，只要我想去观察或是确认一些植物，我就会跑遍树林，或者穿过草地，胳膊下夹着我的书；然后我会趴在我要观察的那棵植物旁边，以便舒适惬意地从它的位置上审视它。这种方法非常便于我了解植物在自然状态下的形态，也就是经过人工栽培、改造之前的形态……有时，我会含着

1 1965年9月6日，莫蒂埃部分居民扔石头袭击卢梭的住所。关于此事经过，见《忏悔录》第12章——译注

泪颤声大喊：“哦，大自然！哦，我的母亲！”……我们[从邻近的岛屿上]抓来兔子让它们在此地生养，这简直盛况空前，对卢梭来说又是一场节日的盛会。

P15 十一月底，卢梭被逐出这个伊甸园后，先后搬到碧茵纳、斯特拉斯堡、伦敦和奇斯威克(Chiswick)。一位富有的商人理查德·达文波特(Richard Davenport)出于对怪异的天才人物的恻隐之心，将伍顿厅(Wootton Hall)提供给卢梭居住。这个舒适惬意的乡村居所坐落在达夫代尔(Dovedale)附近斯塔福德郡和德贝郡的交界处；在这里，这位流亡者利用1766年的夏天以及次年的冬天，撰写了《忏悔录》的第一部分，并采集了英国的野生植物——尤其是周围的蕨类和苔藓类植物，在此期间他的偏执狂症状也日益明显。在一次荒唐地与休谟发生争执之后，他在慌乱中回到欧洲大陆，前往法国五个偏僻的小镇，在漫游中度过接下来的三年。1770年夏天，他重新拾起替人抄写乐谱的旧业，并再次定居在巴黎——警方已经仁慈地暗示过他，他们将忽视他的存在。

卢梭向一名工人租了间套房，这间房子位于普拉特里埃街邻近勒斯霍尔(Les Halles)的地方，也就是如今的让-雅克·卢梭街52号。他疑心自己是一场重大阴谋的受害者，因而心情阴郁；正如卢梭的朋友伯纳丁·德·圣-皮埃尔

(Bernardin de Saint-Pierre)所描述的那样，卢梭的那段时光通常更多地属于植物学而不是音乐：

在夏季，他早上5:00起床，抄写乐谱，一直到7:30。然后吃早餐，在此期间他忙着将前一天下午采集来的植物安置在纸上。吃完早餐后，他回去抄写乐谱。12:30，吃午饭。1:30，他经常去香榭丽舍咖啡馆(Café des Champs-Élysées)喝杯咖啡……随后，他到田野里去采集植物，帽子夹在胳膊下，顶着大太阳……他坚持认为接受阳光照射对他有好处。

1766年，他开始与一些通信者讨论植物学，这些通信者中包括著名的波特兰公爵夫人(Duchess Portland)。本书中出现的八封“基础性”的信札，正是写于1771年到1773年之间他住在普拉特里埃街的时候。

这八封信的收信人是年轻的艾蒂安·德莱赛尔夫人(Mme Étienne Delessert, 1747-1816)的。她在娘家时名叫马德莱娜·卡特琳·布瓦·德·拉图尔(Madeleine-Catherine Boy de La Tour)，后来嫁给了里昂一个家业昌盛的银行家。卢梭在瑞士时早已认识德拉图尔一家，1762年在莫蒂埃，马德莱娜25岁时，卢梭帮助她摆脱了一桩极不浪漫的、包办的利益婚姻，从而



德莱赛尔夫人当代肖像画，
仿德·罗特席尔德 (M.H.de Rothschild) 一幅油画。
来自巴托尔迪收藏馆 (Bartholdi Collection)。
(巴黎，阿尔芒·科兰出版社 Librairie Armand Colin)

赢得了她的感激。尽管他们并非亲属，但他习惯于慈爱而亲昵地称呼她“马德隆”(Madelon，马德莱娜的昵称)，或者“表妹”(Cousine，粗略对应于古英语中的“Coz”)。他这番情意还延及马德莱娜的姊妹朱利耶和伊莉沙白，以及其寡母。卢梭认为，马德莱娜的智慧和判断力“远远超出了她的年龄，而且与她那颗无与伦比的心是相配的”。马德莱娜给予卢梭的回报，是在他流亡的岁月里定期给他写信，容忍他无常的情绪，并送给他一台小巧的羽管键琴。

1771年，她请求卢梭帮忙教她四岁的女儿
P16 玛格丽特-马德莱娜(Marguerite-Madeleine)学习植物学，这可能是最令卢梭开心的。(读者可以假设这个孩子十分聪明，或者德莱塞尔夫人打算稍等一段时间再实施卢梭的建议。)

在这一系列信件的第一封中，写信人狡黠地表示，他担心充当莫里哀(Molière)小说中“若斯先生”(Monsieur Josse)的角色——此人根据自身利益来给人开药方。接着，他开始将他的观点付诸实际运用，这些观点在他为那本胎死腹中的词典所做的序言中曾有所表达。玛格丽特-马德莱娜应当从学习“真正看清她所看到的”开始；就像林奈的一名优秀小学生一样，她必须仔细观察植物的组成部分、结构、组织及其性特征。这样，几乎是在无意识间，她将掌握一门成熟的分类系统中的根本思想，以及双名法命名系统的框架。这与《爱弥儿》中

宣扬的教育方式相去不远，在其他很多地方，我们也能听到卢梭主义主要信条的回响：例如在第七封信中，文明人再次因肆意干涉自然而受到谴责，“花圃里备受喜爱的那些重瓣花”，被贬斥为“失去了自身繁殖能力的怪物”。(在对这类“干涉行为”的拒斥中，卢梭——他是林奈的忠实追随者，并和林奈一样相信物种的不变性——触及到了甚嚣尘上的“转变论”争议[transformation，“即现存物种由其他生物形式逐渐变化而成的假说”。——牛津大词典])。固然，他很清楚当时的讨论以及各种用来证明进化论的实验，但是出于自身的宗教观念，他从根本上拒绝参与这场辩论。

但是，从“小可怜”(la petite)和“亲爱的表妹，你好”(bonjour, chère Cousine)这类用语中不难看出，卢梭的教育法中浸润着温情；与其学理上的陈述相伴随的是一种轻巧的笔触，以及一种绅士式的业余爱好，有时候，他会进一步去论及科学自身的价值，尽管这肯定不是出于他的本意：

亲爱的朋友，你一定不要把植物学看得比它本身更重要；它是一种纯粹出于好奇心的研究，除了一个喜欢思考、心性敏感的人通过观察自然和宇宙的神奇所能得到的之外，没有任何实际的用处。

在阅读这些迷人的讲演时，不够警觉的读者很可能猜想不到，作者身患疾病，而且时常产生被迫害妄想（当然，也并非总是妄想），他迫切需要这门学科带给他安慰：这门学科可以让投身其中的人忘却无聊的功利，以及现代文明的丑陋。显然，植物学并不永远只是“纯粹出于好奇心的研究”。有时候，它成了一种对知识的求索，需要他竭尽一切有限的精力。

P17 曾经有一段时期，这种求索激怒了卢梭。1776年7月，他在写给波特兰公爵夫人的一封信中说，他已经把他那些植物学方面的书全都处理掉了，因为“这一宜人的娱乐”已变得“太令人厌烦”。但到1777年，在卢梭于去世之前不到一年的时候所写的《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之第七次“散步”中，他的想法完全改变了：

转眼之间，我已经过了65岁，失去了本来就有限的记忆力，连剩下的那点跑到田野里去的气力也没有了，没有人指导，没有参考书，没有花园，也没有标本册，在这种时候，我再次陷入那种狂热，热情甚至丝毫不亚于第一次被吸引的时候……

他制定了凭借记忆来学习所有林奈植物学知识的“智者方案”（the sage project）；他计划采制一份标本集，将“海里和阿尔卑斯山上所有的植物，以及印度群岛的全部树木”囊括在

其中。在对植物学与其它学科进行过一番比较之后，选择前者对他来说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他评论道，“矿物界本身没什么让人愉悦的……”至于动物学研究，极其糟糕的一点就是要到解剖室里去：

鲜血，恶心的肠子，可怖的骸骨，还有那股恶臭！那种地方，老实说，卢梭我是不会到那里去找乐子的。来吧，明媚的花，碧绿的草地，凉爽的树荫，还有潺潺的小溪，树丛和牧场，快来净化我那被一切令人作呕的东西污染了的想象力吧。

接着，他讲述在巴黎往北4公里埃默农维尔（Ermenonville）的“哲学”公园中，植物学是如何给他最后几个星期的漫步带来了安慰。

卢梭这些关于植物学的信件在学术沙龙中似乎早已广泛流传，但始终未对大众公开发行，一直到1781年才在日内瓦出版的一本号称“卢梭全集”的著作中露面。这些信件当即引起剑桥大学植物学教授托马斯·马丁（Thomas Martyn）的极大关注。马丁于1785年推出“致德莱赛尔夫人的八封信”以及“词典导言”的英译本，并附加了他自己仿卢梭笔法撰写的24封“通信”。卢梭信件的法文版先后于1800年和1802年在巴黎出版。随后在1805年的再版准备工作中，勒杜泰的加盟以煊赫的方式改变了这

花卉图谱界的拉斐尔

本书的面貌。这一版本正是罗斯金极力寻购的。

在过去两百多年中，植物学已经有了极其明显的进展，术语也有所变化，但仅就这些信件所涉及的内容而言，显然鲜有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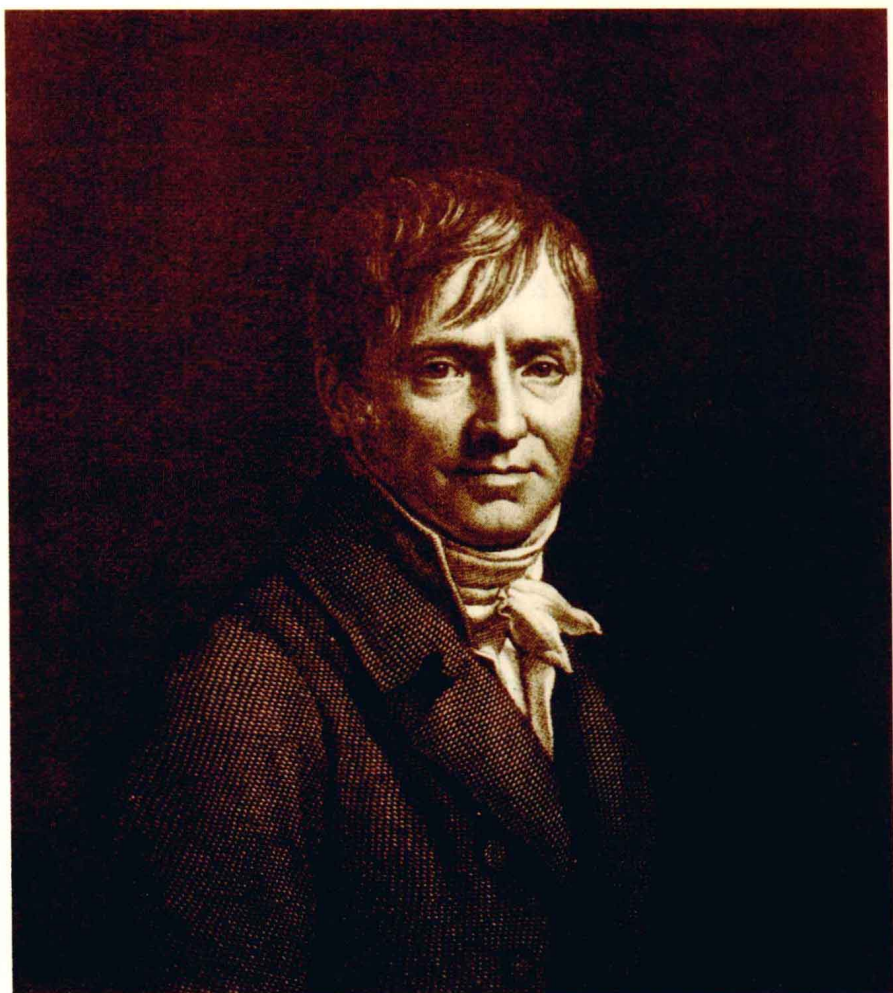
勒杜泰的一生极好地证明了，细致流畅而充满感情地描绘植物，几乎能够让一个人安然渡过历史所能卷起的任何风暴。1759年，勒杜泰出生在圣休伯特（Saint-Hubert），这个小村庄是阿登高地（Ardennes）的一部分，当时是卢森堡公国（Duchy of Luxembourg）的领地，现在属于比利时。勒杜泰的父亲是一名画家，最后勒杜泰兄弟几人也成了画家。十三岁时，勒杜泰已经掌握了在家里所能学到的一切，于是携着画箱动身前往弗兰德（Flanders）和低地国家¹闯荡。接下来十年中，作为一名巡回艺术家（与那些在美洲殖民地流浪的“画匠”有着同样的传统），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老一辈大师学习，并且努力获得了在列日（Liège）一家画室进修一年的机会。随后在阿姆斯特丹，就像命运中一个转折点一样，他发现了荷兰18世纪最优秀的花卉图谱画家扬·凡·海瑟姆（Jan van Huysum）的作品。与此同时，勒杜泰兄弟中的老大安托万·费迪南（Antoine-Ferdinand）已经成为巴黎一名场景布置设计师，1782年，皮埃尔-约瑟夫（Pierre-

Joseph）也进入到这个行业之中，但是此时，他的主要兴趣已经是在植物图谱绘画上。他开始频繁出入巴黎植物园（当时还是巴黎皇家植物园，但在布丰的指导下已用做科研，蔚成规模）。在那里，他遇见一位家境富裕的林奈信徒——夏尔-路易·莱里捷·德·布吕泰勒（Charles Louis L'Héritier de Brutelle），并从赫拉德·冯·斯潘东克（Gerard von Spaendonck）的鼓励中获益匪浅。斯潘东克是一名荷兰水彩画家，当时已是学院里的花卉绘画教授。莱里捷更是将这位天赋不凡的年轻外省人置于庇护之下，让他有机会进一所大型的植物学图书馆，并设法让他参加了一次前往英国邱园考察异域植物的旅行。到1788年时，勒杜泰已经是他的庇护人的两本著作即《新植物》（*Stirpes Novae*）和《英国花卉集》（*Sertum Anglicum*）的插图画家；一年后，他被提名为——可能是在莱里捷的建议下——玛丽·安托瓦妮特（Marie-Antoinette）²的绘图员。他踏上了正轨。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很多与旧政权关系密切的人，包括植物爱好者在内，都没什么理由指望得到好处；比如，马勒泽布（Malesherbes）被送上了断头台，莱里捷也被关押入狱。不仅

1 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个国家。——译注

2 玛丽·安托瓦妮特（1755~1793），原奥地利帝国公主，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她奢侈无度，曾有“赤字夫人”之称，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以叛国罪被处以死刑。——译注



勒杜泰 (P.J.REDOUTÉ), 花卉图谱画家
普拉迪耶 (C.S.Pradier) 雕版画作品, 仿热拉尔 (Gerard) 一幅素描
(法国国家美术馆)

如此，1792年，勒杜泰因服从百无聊赖的玛丽·安托瓦妮特的一项命令而使境况变得更糟，他随即被囚禁在神庙的主塔上去绘制玛丽王后喜爱的仙人掌。不过，他安然无恙地逃过一劫。雅各宾派恐怖统治时期，他被任命为前皇家植物园（此时已经是巴黎植物园）和国家自然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卢梭主义者伯纳丁·德·圣-皮埃尔（Bernardin de Saint-Pierre）是那里的主管。在这一时期，勒杜泰开始在官方沙龙中展出自己的花卉、水果和蘑菇图谱，并在著名画家如大卫（David）、维安（Vien）、热拉尔（Gérard）、弗拉戈纳尔（Fragonard），以及卡尔·韦尔内（Carl Vernet）等人的作品展中出任专家评委会成员，为参展者颁发奖项。随着督政府上台执政，厌倦了大革命时期简朴生活的新贵们消费骤增。勒杜泰的事业继续蒸蒸日上，他开始有望成为波拿巴王朝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这一时期，勒杜泰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亨利-约瑟夫（Henri-Joseph），也在拿破仑手下担任动物图谱绘图员。随后，勒杜泰开始进入创作高峰。从1798到1804年之间，他出版了——或者说陆续出版，因为有些插图是在好几年中分期制作的——他为自己的《百合科植物》（*Les Liliacées*）绘制的插图，以及为A.P.德堪多（A. P. de Candolle）的《多肉植物》（*Plantes Grasses*）（其中部分插图绘制于更早以前）、安德烈·米肖（André Michaux）的《美洲栎属植物史》

（*Histoire des Chênes de l'Amérique*）和《英属北美洲植物志》（*Flora Boreali-Americana*）、迪阿梅尔·杜·蒙索（Duhamel du Monceau）的《树木和小灌木的特征》（*Trait des Arbres et Arbustes*）以及艾蒂安-皮埃尔·旺特纳（Étienne-Pierre Ventenat）的《马尔梅松花园》（*Jardin de la Malmaison*）等图书配的插图，数目总计逾一千幅之多。到1805年版的《植物学通信》印制发行时，皮埃尔-约瑟夫·勒杜泰已经是一位名人，被誉为“花卉图谱界的拉斐尔”，而且是一名成功的商人，拥有一批上流的顾客群。他在卢浮宫（Louvre）有一套私人公寓，在巴黎附近的弗罗莱·苏斯·蒙东（Fleury-sous-Meudon）有一所乡间别墅。此外，作为约瑟芬（Joséphine）在马尔梅松的装饰师和花卉图谱画家，他还有一笔18,000法郎的年金。

机遇，以及对时机的把握，或许部分解释了勒杜泰成功的原因，但是辛勤的工作和人格魅力也能解释这一点。高贵的品格似乎是勒杜泰身上最具有吸引力的东西——因为他缺乏一种外形上的优雅。在一幅由弗朗索瓦·热拉尔（Francois Gérard）绘制、C.S.普拉迪耶（C.S. Pradier，雕刻家詹姆斯·普拉迪耶 [James Pradier] 的兄弟）制版的肖像画中，我们只能看出勒杜泰容貌十分粗犷，而且不修边幅；但是，如果我们信赖同时代另一位回忆录作者约瑟夫-弗朗索瓦·格里耶（Joseph-Francois Grille）

的描述，那么勒杜泰的内在品质是与其外表大相径庭的：

身体矮胖，四肢就像大象腿一样，脑袋又重又扁，如同一块荷兰干酪，嘴唇厚厚的，声音空洞乏味，手指弯曲，外表令人反感，但掩盖在皮肤下面的，却是一种极其精妙的老练的感觉、细腻敏锐的鉴赏力、对艺术的一种深刻体悟和细致入微的洞察力、高贵的品格，以及天才成长过程中所必需的恒心和毅力：这就是勒杜泰——巴黎所有的漂亮女人都是他的学生。

在这一系列反差中，还可以加上一个明显的小事实：这位外表粗野的艺术家不仅有着令人赞叹的天赋，而且善于让这种天赋适应于绘画主题以及时代流行风格的需求，这一点更加令人钦佩。对前缩法（Foreshortening）和阶调值（tone value）的掌握使他绘制出的植物图画呈现出三维立体效果，迥然有别于那些纯粹装饰性、或者带有淡淡感伤意味的绘画作品。¹

在相对较小的艺术流派范围之内，勒杜泰如同历史上的新古典主义画家一样，热衷于刻画冗繁的细节，不过他并不宣扬古罗马绘画的特点，而是着重于通过清楚地描绘植物的部件和结构来展示林奈的分类和命名系统的优点。与此同时，他设法在牛皮纸上以色彩细腻多变

的纯水彩绘制小图片，并以水粉点出高光，这种典雅的风格在督政府时期和早期帝国时期都很受欢迎。这想必也是他广受欢迎的奥秘之一。

机遇，人格魅力，天赋，以及辛勤的工作，这些都还不足以带来名望和财富——如果没有一种意识的帮助的话：勒杜泰意识到了从牛皮纸绘画转向制作图书插图版画的重要性。

混合制版法和手工艺大师

早在年少时，勒杜泰就对蚀雕及相关工艺产生了兴趣。1782年到巴黎后不久，他曾师从铜版画家格里耶·安托万·德马窦（Grille Antoine Demarteau）学习彩色印刷方面的技巧，德马窦擅长飞尘蚀刻法（aquatint）²和当时新发明的一种能再现粉笔画纹理的印刷法：色粉画式版画技巧（crayon manner）³。几年后，勒杜泰在伦敦发现另一种着色程序：点刻雕（stippleengraving）。这种方法的推广者是意大利

1 此处可能指18世纪法国的洛可可艺术，这一风格的著名代表是华托（Watteau, 1684~1721），他的画面在描绘优雅和梦境般气氛的同时带有淡淡的哀愁，代表作有《发舟西苔岛》等。——译注

2 一种使用罩有多孔树脂的金属版、能产生颗粒效果的专门蚀刻技法。——译注

3 一种用来复制色粉笔画的刻制技法。它利用齿轮或滚轮以及类似的工具来模仿纸上色粉笔的细粒效果。这种技法约于1750年在法国发明，后来在英国得到广泛应用。——译注

